

79297/3122b

6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 194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峇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諫院

歷代沿革

秦始置

宋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

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元置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皆以左右分員

群書要語

保氏掌諫王惡

注

曰諫者以禮義正之

周禮地官箴

尹楚之官亦諫臣也

呂氏春秋注

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

人舉過者三十人

劉軻上崔相書

凡童蒙皆啓封其言密事則

用阜夔也 漢官儀

古今事實

史冊青蒲

漢元帝寢疾史冊直入

頓首伏青蒲流涕言

本傳

張湛白馬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

言白馬生復諫矣 後張湛傳

頭軻乘輪

申屠剛嘗暴汲黯史鮪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聽遂以頭

軻乘輿輪帝遂為止 後本傳

額叩龍墀

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

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血被面

引裾而諫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隨而引其裾

國志

回天之力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

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入閣諫事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

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
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職林

側門論事

大曆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
司不得輒有滯滯如須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代
宗實錄

每事十論

憲宗元和二年謂宰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
往復數次况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
二而止

欲陳十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
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言箝
口非社稷利也本傳

鳴陽鳳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歿內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
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

殿上虎

劉元成安世字器之通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
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

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同上

謗時賣直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悉取焚之東都事畧

議論持平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言行錄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

小兩省班

職官分記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修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言行錄

數斥大臣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

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
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
爲任亦重矣君是官者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
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
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
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圓嗚呼可不懼哉

諫院題名記

巫伋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呂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
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
其選輕之厥後或置或不逮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重焉由諫
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爲之率其下又有補闕拾遺皆爲定
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均尸言責也我朝因之雍熙
中詔更遺補爲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獎自是言責之官
愈重矣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慎
擇爰自建炎初載迄于今歷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
選也先是院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于壁間久之遷次日月漫

不可攷顧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鐫石實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國體云爾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已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不暇紹興十九年夏四月記

律詩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 三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左右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 秦郎中令屬官有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 **漢**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 **後漢** 諫議大夫六石石

後魏 亦置諫議大夫 **後齊** 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 **後周** 地

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 **隋** 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

之 **唐** 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

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 **宋** 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

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

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缺不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

諫大夫兼他職猶故慶曆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
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
責焉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
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靖康元
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
制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
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
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紹興元年
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省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
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置局處使職元置諫院掌規諫遺闕
左右各立諫議大夫

群書要語 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 前刑法

志 諫議曰納誨 鄭氏綺談 諫長 丁未錄 **注** 諫垣之長也 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韓諫臣論 谷永曰事君之

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朝無諍臣則不知過

漢蕭望之疏 動寤萬乘轉移大謀 漢王商贊 論諫本仁義 唐陸

贊贊 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

其道况蹇諤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

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

闕 六帖贊皇一品制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

之闕分左右以備箴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者艾議論通古今

喟然動上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 六帖鄭朗大夫制 擢居

惠壽堂

首諫益厲蹇諤白集鄭覃制進增七諍之重胡文恭行錢彥遠

制改七人之華秩錢表類備員諫省 尸祿諫垣 方諫行言

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 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橫適用之

才並同上俾職獻替僉曰汝宜南豐擬制數共工之罪不避堯

聽辯垣平之詐益彰漢德一品集授元海諫議大夫制魯公藏

咎莫如寘華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遊於公卿同上左右諫

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為耳目之官朱景德詔

詩句榮班聯錦繡諫紙賜牋滕唐元稹補袞諫官能用儒吾道

益黃山谷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相之後含忠履潔並為諫官

正色在列石徂徠慶曆聖德詩余時忝諫臣丹陛實咫尺杜顧

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韓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同上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

德望完圭角儀形狀陛簾王荆公送宋諫議開緘死見諫議面

盧仝茶歌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

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夫本傳

寬饒忠直

蓋寬饒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數上疏諫後奏封事上以寬饒怨

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上書訟寬饒罪

曰臣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遂良鯁亮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儒衡勁正

唐武儒衡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勁正有風節

清謹高亮

樂高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續漢書周舉傳

公直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

有補益於朝者 本傳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謹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

政四條帝意嘉納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

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

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

謹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刺史

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調宰相

曰呂景大有謹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

數有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後本傳

切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今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
絕切至當聖心者

直辭無改

李法性剛有節上疏論椒房宦官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
言直辭無改於舊

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坡詞
或以謔言媚上或要巧繆寵至李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
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諫免死罪

蕭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
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諫止笞卽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怒一卽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
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顧行本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
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
輕臣而不顧所言耶因置笏於地而退帝從容謝之遂原所笞
者

諫用夷樂

陳禪入拜諫議大夫時西南夷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

上言制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薄制度太奢刑太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為先

上言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元帝即位與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吠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上言宦官

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宦官云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袁松漢書

創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輿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創諫院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院之印為文

置投書匭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匭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匭名曰延恩南方丹匭名曰招諫西方素匭名曰申寃北方玄匭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

伏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與言得失

閣中抗論

唐鄭覃爲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上疏極論

陽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續絀想其風采旣興草茅處諫官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叩閣苦諍

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

八十四通

殷侑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為
桂管觀察使

三百餘奏

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
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畫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
不剴切當帝心者徵與王珪同輔政珪日以諫諍為心耻君不
及堯舜臣不如徵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
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

業所為帝咨重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
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熊復發邪
對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僊臺

柳仲郢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望僊臺累諫諄切
帝遣中人愧謝並本傳

戟架集鳥

柳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鳥集升平第庭木戟架皆滿五
日乃散唐本傳

冠蓋望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熙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德壽堂

分紀

雅意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通政事者為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憂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經之士以為內臣

糾正奸邪

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言行錄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 王登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

惟喜諫議得君

並為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為供奉官

朕之汲黯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事畧

才若楊雄

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

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月請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諫官月請諫紙詩日月慚諫紙二百

張張慶集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日赴內朝

宋慶曆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要

入閣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

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

又益兩叅知政事呂氏家塾廣記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四朝志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曰

帶墜筆談

饒上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頌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

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
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
斗下坡來蓋言其却為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為故事李氏談錄

諫論廢后

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
臺諫官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
宦者闔扉拒之孔手拊門銅鑲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與我

曹入諫

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
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
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孰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夫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歿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歿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周師氏箴

呂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宜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

號施令同歸於滅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
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
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
片辭邈不可得是可嘆已用敢邈述其事而爲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踈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沿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媿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媿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媿勝惡微

燕閑穆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尤

我諫無形

於性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旦承暮粥

前替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古詩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王介甫

盛世千齡合宗功四海瞻天心初籲俊雲翼首離潛德均王完圭
角儀形壯陸廉徐鳴蒼玉佩畫校碧牙籤綸掖清光注鑿坡茂

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砭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謨
資石畫兵畧倚珠鈴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
化洽蒼黔進律朝童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遂徙部十城兼
申輔周之翰龜蒙曾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首路龍旗
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錦艾衛甲筭朱綬海谷移文省谿堂燕
豆添班春回緝憶問俗卷彤禱舟楫商岩命熊羆渭水占治裝
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贈鄭諫議十韻

杜子美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
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
浮生多病休儒服真搜信客 築居僊縹渺旅食歲崢嶸使者

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茲歛使忍傾君君見途窮哭宜
憂阮步兵

祥詩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煙漠漠雲愁江
館雨瀟瀟鷓鴣得路爭先翥松桂凌霜貴後凋歸去朝端如有
問玉關門外老班超

寄韋諫議

王建

百年看似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二徵不
起戀青山

寄李賈二大諫拜命

劉禹錫

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諫省新登正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斯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卧人

左右司諫

歷代沿革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員以其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隸中書 **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隸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光宗立復省 **元**置左右二司諫又有左

右補闕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左右諫曹所宜迭處

晏公類要

宣稱兩省職任諷議

曲阜行吳安論古司諫制書

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勅

詩句 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襄之徒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徵叅補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於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

嘉其切直

唐辛替不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間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仕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詆排奸幸

權德輿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章奏不絕詆排奸幸與陽城為助韓愈為其碑

惟能舉職

牛叢子表 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

能舉職為可矣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二人是矣同上

不負所職

宋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言行錄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一人為直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仁宗正史

不受上旨

傅堯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上旨言事臣不敢

言行錄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事畧

君臣一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言行錄

法筵龍象

崇正殿說書曰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辭不獲當以揚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哲及之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徵三疏請致座右以為龜鑑別條七事

多見采納

並同上

賞一隱逸

宋咸平中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

逸人可勸天下

會要

獻四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東都事畧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 中興系年錄

存藁七十章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言行錄

攻蔡京無君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眩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答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遂攻之愈力 言行錄

劾親王造錦

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頴令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 長編

論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

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
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言行錄

言外臺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首言辯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璫其昇都承旨王朴所主上即罷之同上

稱職遷員

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權其次亦叙遷美官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郎左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中

司諫取美官

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言行錄

蘇文公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

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
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
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
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
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
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
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
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
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
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
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
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
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
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
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
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
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
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
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

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律詩

諫垣轉對

鄭谷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柰寰區未晏然明目翠華春殿下不知何語可回天

左右補闕

歷代公華古無其官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取此義後

漢伏湛出入禁闥拾遺補闕魏文帝敕侍臣曰公卿等宜拾

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拾遺獻可替否職官志

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

魏孝文命侍中李冲補闕左右**唐**太后垂拱元年因其義創

立四員左右各二員天授中左右各三員通前為十員神龍

初依舊各二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陞叙大曆七年各加置兩

員**五代**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

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元**有司諫又有補闕拾遺

群書要語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

宋端拱元年詔不隱惡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 柳宗元為柳渾

行狀朕聞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

彌縫其不至也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勅左右補闕開元以來

元為清選 通典左右補闕掌供奉規諷扈從乘輿 唐六典

詩衮職曾無 字補許身愧此雙南金 杜題省壁

古今事貫

陛下佳臣

晉元褒曰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 續通典

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

子朕之直臣可再相賀遂遷舍人 通典

職在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德輿上疏切諫

之臣職在諫曹今採群議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豈避雷霆

韋溫為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宜斥
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
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闕切爭之

握筆草狀

劉寬夫為右補闕陳謁進注維摩經得豪州刺史寬夫因對論
之敬宗怒曰陳謁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末來
陳謁曰昨論陳謁之時不記發言首末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
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當官正言

崔沔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
以鯁亮稱

路端亮寬言除左補闕以鯁亮稱又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

延齡以

並唐本傳

旨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廷諮議參軍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堅具宰相後每朝廷有闕失兩人
者更疏論執譽均蔚然

更進諷諫

韋顥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鯁亮無回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

然之志義卓然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避

酬勞無愧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均
廷詰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
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恚而
退分紀

諫治金丹

裴隣憲宗朝遷左補闕帝令方士治金丹服之頗躁隣上疏諫
帝怒貶江陵令

論壞綱紀

敬宗政事日辟補闕元稹元稹李漢入閣論奏比除拜不由宰司
進擬恐論壞綱紀帝屬語曰更論事元稹曰官中興作大甚
帝色變薛廷老補

號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通典

斥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
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芻豆一鳴則出矣雖欲不鳴得乎由
是諫諍路絕矣本傳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

事類彙編卷之三十一
多使中貴人召渠車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無名子詩

唐武后時官職濫雜有無名子作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

量通鑑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序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賤視貴聽所申古矣竊以宗元
幼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造後造之末跡
廁計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闡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
舊率皆携撫相視談笑見昵嗟咿迨巡為達者嗤無乃覩其

璞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
該庶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管鸞充朝而獨于執事特以
顧下念舊收接儒業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
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摺布衣從談作者之遊曳禍名
卿之門抵掌我弁厚白潤澤進越無忍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
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於公侯之間跪激
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矚忿厥心又不可為
也若傷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氣平色柔言訥性魯
無特定之節無推擇之行瓊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
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從無以中險艱
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從乎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
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
人信方學挾支時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秉燕石而
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祗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
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
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何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
發夕破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每
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度爲終身之遇乎
曷不舉他書之資挈成名之基授才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
之道斯可也愚不敢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
象慕大賢所詆朝造夕謂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

有今茲之問抑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

再拜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獻納開惠覲君王問長卿皂鵝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答岑參補闕

朝歸不同君隨宰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

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達李補闕

韓退之

禮樂中朝真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
關隻鳥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東去右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采蘭歸斟酒有花
裏情人一笑稀別離須計日相望在彤闈

送邊補闕省觀 錢起

夫子門前數仞墻毋經過處憶遊梁路從青瑣無因見恩在丹
心不可忘未必使為讒口隔只應貪草諫書忙別來愁悴知多
少兩度愧花馬上黃

寄鄭補闕

羅隱

歷代沿革古無其官漢汲黯願為中郎署是出入禁闥補闕拾
遺文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公
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

左右拾遺

對文帝命侍中拾遺左右唐武后垂拱中因其義創立各二
員五代後唐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
為左右正言元諫院有補闕又有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
言者荆公上田正言書願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
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

詩句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杜宿左省避人焚諫草騎馬欲
雞棲杜出左掖

百公事實

號為三緊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官標格孤秀者署之俗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三三

號為三監官又拾遺立監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
評事出監云云赤尉坐監云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
以為榮也

號稱六絕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六絕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
明皇嘗曰張方回忠言人也

詞旨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
召拜右拾遺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選甚重其秩甚
卑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
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
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
拾遺之本意也

自釋褐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大畧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元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册宗所敷論事

爲王者師

蕭嵩爲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摧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以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選韋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

以對策遷

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

叩墀苦諫

劉栖楚爲拾遺敬宗遊畋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頭扣墀苦諫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爲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與陽城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奸邪不可相後入閣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

本

傳又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陽城聞曰吾

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

韓文陽城附傳

立陛大言

唐宋璋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爲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

論執強梗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聽言湔剔挾摩多見可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

言無固忌

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固忌公議浩然歸王見事風生

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有聞即奏

薛延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穆宗厲聲詰之元褒不能對延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柏老掉舌

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隸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

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

同列切諫登每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閱視來章深納誠意

諫營興泰

唐盧臧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藏用諫曰離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本傳

乞出宮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勿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浙以拯流瘡多出宮人帝頗不納

目為柳篋

唐柳粲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賤奏時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御題魯直

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諛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

筆題曰魯直言行錄

謂之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故用拾遺團句
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 六典

載新名目

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
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同上詳見公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 李渤

韓愈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
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觀之為快方今天

至小大之事皆出宰相繼善言如不得聞目即大位以來
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
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適於古請問先王世非太平
歟而又有非人力而至者等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
戰而拘繫強梁之克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
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
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
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聖德之有缺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
來踊躍悚企頃刻以異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

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微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
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之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
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
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
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
幸甚

律詩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谷

初升諫署是真仙浪透桃花恰五羊垂白卽官居座末著緋人
更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風清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
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獻張拾遺

李中

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親鳳詔古幘時
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簾捲吟對踈篁夕鳥歸獻替頻陳忠譽
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
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費冠卿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緊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
下詔來徵

又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慙驚
動國中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德壽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國史院 附總史官

歷代沿革 史官自黃帝有之 夏商 太史 周 大史 小史 內史 外史
而侯國亦置 秦 有太史令 漢 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為之談
卒子遷嗣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修撰之職以他
官領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王莽改置柱下五史 後
漢 至 隋 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 唐 武德
初因隋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宰相監

事類彙編新集 卷之二十一 德壽堂

修唐李元紘奏曰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

其事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

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宋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

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

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化院之

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

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叅知政事樞密副使為

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

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

案每脩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

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在元

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

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

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

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

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

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

館併為實錄院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

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唯修纂

日曆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

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璹請伏下所言宰相撰

錄號時政記自壽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時政記樞

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

皆參政編錄唯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

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

中書直送史館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

謂之口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

史元國史院有監修國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群書要語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

邦國之志周禮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吾見百國春

秋墨子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史之失自遷

固始記繁而志寡了謂荀悅史乎史矣文中子刻於玉版藏

於金匱與天地相終見錯對策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

典煥然可觀溫嶠表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

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

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蕭嵩制細史策之微烈裨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懲勸教化在於春

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以中樞之餘力得東觀之全才齊抗制

修明簡策惟爾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孺制垂褒貶於

國書資刊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總史官之微婉蕭勃

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翥麗卿雲二班傳稽合異同

裁成褒貶同上掌東觀陽秋之重蕭道制遷紫薇皇極之位總

簡書刊集之司孫俚制官當喉舌職重陽秋王鐸制春秋之義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會要魯史以來文憲之實足徵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三

孔子因而修之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悅紀序史官掌

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

詩句無金可寄東門傳有齒能欺柱下蒼陳瑩中送立之南歸

詩枕中鴻寶羞于進柱後惠文今乃寬何斯立次韻蔡提舉詩

早辭右史春秋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堯父舍人挽詩玉階

良史筆金馬挾天才

古今事實

皆稱良史

白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辯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司

馬遷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

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

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

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事

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咸稱二子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質而

事核固文序事瞻詳若固之序事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
豐豐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
座右也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唐書

號為穢史

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
惡而增其善於是眾口喧然號為穢史

為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
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又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
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
于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難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尊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
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劉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聞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漢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左傳

執書以奏

魏謩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爲五原太守王智密免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曰高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書當
 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
 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不人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
 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以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國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謙鄧穎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五
 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諂事浩乃精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
 筆遂營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
 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
 浩誅之盡夷其族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又讀誦
 浩怒取而焚之掬灰廁中及帝幽執置檻內使衛士數十人溲
 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帝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
 以為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史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為太史公太史公
 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返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生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終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予歿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久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遷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而敢闕卒亡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

陶唐以來至於麟趾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惟三代錄秦紀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本紀十二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作春秋卒不遇而歿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歿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歿

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歿足
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得人禍則
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
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
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爲宰相知其無他才能
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
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掀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
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日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

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
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
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
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
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
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尤爾設使退
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
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
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

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以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自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常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忍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丕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
 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消昧且輒冒宸嚴中謝臣竊以詒厥孫
 謀實為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
 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恢宏七世之觀迨昭考之勃興備盛朝
 之盡美治安之極部判所無禹繼舜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
 事繫時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
 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舉是
 非而雜操攷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
 存致偉績閔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
 祐宅心羨墻係念所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觀文王之
 景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東觀之書臣等自
 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細素之勤藏名山
 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

代進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有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爰勤信書
 上干乙覽中賀臣切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
 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載績武功疊
 西羗涅鄴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誅之符璫
 燦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
 著前揖商王之躅俯俾唐帝之規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
 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抽書太初之後闕不錄博延新學論

次舊聞逮繼照以龍飛甫終篇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匱
之藏副在有司爲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爲盛莫之與京恭惟尊
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繩記動記言下
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臣職總編摩功慙潤色莫測
乾坤之蘊第輸鉛槧之勤述義農黃帝之書旣垂成式由堯舜
文王之道願軫宸衷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孫侯踐載天下書崔嵬豈帝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百
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教倉儲合持詩書白虎
觀東護日月金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洞有百年祿山藏太史書君恩隆二
帝且莫上穹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容喻難有屬筆削少能干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

劉禹錫

遠取南明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
臨到石渠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閑坐樂憂獨百金構書收散亡竭來東觀弄冊墨聊借舊
史誅姦強

卷之二十三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三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谿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監脩國史

歷代沿革 **北齊** 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

而已 **唐** 太宗以宰相監脩國史及以他官兼領 **唐** 房玄齡為

監脩給事中余敬宗兼 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脩國史

職宋朝 從唐制史館有監脩省宰相兼領職皆內降制處分

乾德初以趙普兼監脩止用勅非舊典也開寶中薛居正以

叅知政事監脩自後叅知政事亦有管勾脩國史者不常置

至道三年脩太宗實錄宰臣呂端雖帶監脩國史而不預焉
其後重脩太祖實錄遂詔呂端與錢若水等同脩端罷相李
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脩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
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脩國史之職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
帶監脩國史優延老臣也

宋朝有三館首相領昭文次相領

集賢雜監脩國史 監脩國史脩日曆也故常帶入銜自元豐

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六年命呂頤浩兼提舉監脩
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
首相即兼監脩監脩之名廢于元豐而復於紹興二十
六年沈該万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脩提舉為二至今
因之權監脩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

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溫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
院錢景魏為監脩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
谷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

元置國史

院有監脩國史而無權字

羣書要語監綜史氏潤色大猷

李固制

主張懲勸總領典墳必

使書法彌精動契春秋之旨

鄭朗制

兼刊綜之榮

蕭幹制

踐黃

樞之峻級摠青簡之刊修

詩句 褒貶唐書天曆上捧持堯日慶雲間

古今事實

相臣總統

唐大詔令令狐綯監脩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以來率命相臣

總統其務

秘監總知

史通曰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脩使秘書監魏證總知其務凡有續論證多預焉

對時政記

李吉甫爲監脩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璩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

論古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脩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

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脩國史趙瑩奏歷覽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修之官擇諸髦士

不敢虛美

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言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獻

陳五不可

劉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脩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脩國史知幾以監脩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羣儒稱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苟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

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飭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直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日曆劄子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日事之廢置可以垂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事前代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臣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

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脩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宜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只據此銓次係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旣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欲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脩撰官甚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脩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書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詳史所據所聞見書之

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脩撰官甚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脩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書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詳史所據所聞見書之

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脩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章卷標題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脩爲日曆仍乞每至節終命監脩宰相親至史院點檢脩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往追脩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脩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脩纂者其當行手分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脩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脩史

歷代沿革唐初令孤德榮請脩近代史遂命脩撰名始於此唐史館脩撰四人掌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脩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上脩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脩撰紳卽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脩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脩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脩撰有司引紳例亦不脩日曆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脩撰官舊四人今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之元豐官制行

國史隸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
還秘書省舊有脩撰官至是改爲脩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
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四朝志紹興初實錄國史

皆屬史館後罷史館遇脩實錄卽置實錄院遇脩國史卽置
國史院二十八年以脩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脩史一人

同脩史一人編脩官二人中興會要同脩國史故事未有以

庶官爲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

道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脩蓋用此例嘉泰後呂務觀

李季章皆踵爲之元國史院監脩國史之下有修史

羣書要語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拘白集除韓

愈制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同上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

春秋之職業也元微之行獨孤明制臣適執筆隸太史韓文馬

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史通論丘明

之傳博采衆記晏公類要屬刊集於國典楊億表討論一代之

善惡而撰次之荆公行范正制眷言筆削宜屬英髦通典

古今事實

彤管記事

牛亨問彤管何也荅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記事古今注

直筆正載

唐李翱轉史館脩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以記注
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
蓋行狀多虛美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紀錄為職

元和十四年史館脩撰李翱奏臣謬得兼筆史館以紀錄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核綜有才

將又外祖吳兢位史官幼從外家肆史得其書核綜羣籍有才宜選名才

朱敬則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宜選秘監

貞元十一年史館脩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脩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脩撰書朝廷得失

之事則領史職者不為諫議宜選秘書少監

續通典

三世踵脩

將又遷起居舍人兼史任又子甲大中二年為史館脩撰借歷史館脩撰

四人並命

太和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脩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同上

操履無玷

淳化二年史館脩撰楊徽之次對上言徽之操履無玷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神情冲澹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夏黃唐卿李邕鄆為編脩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最切當

獨以付鞏

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近世脩史必眾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無以易藻

汪顯謨藻字彥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請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

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屬一員且賜史館脩撰餐錢

訪求事迹

李益能撰蔡宗禮行狀重修神宗摺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宋本蔡下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不無過失實乞將宋墨本參照修定摺宗實錄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參較得失

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輔相家紀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

遂獨秉筆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三
宋祁字子京賈昌朝建議脩唐書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
為脩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編脩而以昌朝提舉
後相繼出外祁遂獨秉史筆

首獨委公

綦北海先生宗禮行狀云主上採議臣之言肇置史官時紹興

三年為史館修撰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士艷其榮

重臣秉領

宋璟蘇頌修國史制古之良史實難其人掌邦國之事明懲勸
之道是以政駿弘簡茂先博吻要自重臣式膺兼領

少師增作

龍朔中許敬宗以太之少師增前作唐史成百卷總統史任

權重宰相

唐宋敬則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闕其藁
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
官兼制生人本傳褚遂良傳遂良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
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權重宰相戒人
君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職兼中丞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願臺憲不復
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脩撰有議事即赴
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書有賞音

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聞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賞音者自古體正而思精未有此也

才稱良史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

作傳謝德

北齊魏收脩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

乞米作傳

見國史門

集官重修

太宗語宰相曰太祖廟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

命自追修

程琳字天球舉服勤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自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

精擇謹正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謹正有文方堪此任所以承前蹤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爲衆所推者方令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卽知修撰非惟編輯踈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於史官內簡擇堪任修史人錄名進內

綜覈班紀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係月屬辭此事舉而必書用存有法

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述重雅進德修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為朕寶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發揮蒼籙

號吳均體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郡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均有俊才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教謂之吳均體

虎賈鐵觜

多異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

任情晉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時翰林學士徐臺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君有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日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錠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強儕類不平目之為賈鐵觜

古今文集

雜著

為齊相公讓修國史表

權德輿

省已無取受恩殊常倉惶震驚未及陳露今日中使奉宣進止授臣此職切自思忖非所克堪感戴屏營不知所據伏以褒貶

善不裁成義類直辭是係往哲攸難臣謬踐臺司無補皇化每
憂覆敗上負聰明豈足以再紆宸慈累忝榮渥稽前古之尋訓
昭聖朝之法誠立言載筆豈易其人量力循涯自知不可又自
貞元四年李泌後宰臣遂不兼此職蓋以論著慎重留於聖心
自非時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內省以榮為憂况君舉必
書持同堯舜之理任人以器顧無遷固之能所覲殊私特寢成
命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周必大

揆才非稱聞命若驚切惟建官以六大為先實尊載筆作樂以
一夔而足所貴專門若時聖代之信書方籍春卿之精識明是
非於五紀昭功德於四朝自非荀袁鴻馬之行寧備遷固馬牛
之走如臣者含毫無取濫次有年紹興正是書林嘗參於編次
乾道躋於禁路復貳於纂修逮茲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然
而叨塵數職惧力難勝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陛下擴大明
而委照矜小技之知難成書專屬於各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
令尸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臣無任震悚俟罪之至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有神明之
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蓋當時執簡持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
相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各世之士知聖人之
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爲再叨妙選
况蜀之耆儒家檀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之豈容未智躡處其
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渙渥顯命耆儒總領厥事庶
幾鉅典不日而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聞命惕然以榮爲惧臣伏見先朝臣曾輩著論以爲古之良史
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
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
若此而使臣者濫側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
謂也况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
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洪邁

恩輝狎至榮懼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自四朝大典開
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三預編摩兩叨修纂初無才學識之三長
以禪筆削爰自去歲蒙恩紀錄召從外郡俾續抽金匱石室之
書賴聖學發揮竊窺至贖其年于茲行有汗青之望庶得少逃
罪悔上荅恩知今乃猥緣繇就陞厥次顯此重任願何以堪伏
望聖慈矜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兼修
國史恩命臣未敢祇受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七閏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
俯慙駑鈍中謝伏念臣本無能解積有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三
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茂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壘封
之收召趣前宣席之對揚祿以貞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之
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
任之益專自顧蠢愚將何荅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齊堯舜
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
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
紹廣記備言竊闕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
終始詎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樓鑰

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
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摹臣才不逮中職多共二北

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中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躡選曹
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光進并論撰銓曹至冗尚憂綿
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賢能庶
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詩話

白衣充修撰

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
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
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同修史

歷代公華宋舊有修撰官紹聖初方改爲脩國史以列曹尚書

翰林學士充之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之元國史院脩史之下有同脩史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呂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

上長編要

李文簡公燾號巽巖時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脩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史冊一覽難周別為長編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換事目十卷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數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焉東都事略又蘇頌以為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父子同典

李燾權同修國史先是子虛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搢紳榮之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洪邁

拜命稠沓捐心震兢切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

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俱照臨之在上顧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鯁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不能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倘稽曠免立見器盈伏望皇帝陛下特寢新恩俾仍舊貫博選立言之士來充抽室之官庶使辱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 洪咨夔

專官演誥甫玷討論分直細書忽叅撰次蒙恩烏奕揣分屏營切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繼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迫其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謏謏矧今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然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贊筆削伏望皇帝陛下亟收寵渥別畀譽髦必漬墨之得人庶汗青之有口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樓鑰

疊拜寵光伏增震懼切惟高皇帝中興之列信遠邁於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於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摹如臣卷思遭世明盛自慚薄宦幸二入於修門雖點從班未一登於東觀為真詞掖方忝誤恩共二史官敢汗清選伏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專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

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唾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

編修官

歷代沿革 **宋** 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
乾興八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
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正館閣校勘李淑同
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
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

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 **元** 國史院同修史之下

又有編修官

詩句 史筆應令誦骨羞

王建上韓愈詩

端笏朝光殿歷稔朝雲

陛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范文穆公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
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
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

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事歎曰無愧古人之良史

范祖禹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表進其書

修起居注

呂夏卿時修唐書以夏卿爲編修官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

請同編修

劉恕爲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辟同編修

范祖禹字淳甫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

職秘省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嘗往詞王安國與公善嘗論以荆公意公竟不往見

編成卷帙

李燾編長篇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遂進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

修定事迹

李益能撰纂密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宋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臣以非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賴同寮協力哀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是眾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粵自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搜求散軼考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嘗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修潤庶幾首尾貫串體制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上

古詩

觀永叔五代史

劉原父

大意晚有屬先生拔書彙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褒善傷獲麟疾邪記有蜚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名山端如避

羅蔚

寄永叔修唐書

劉原父

故人青雲客出入承明廬傳聞播六經絕筆獲麟初必復藏南山尚能訪隱居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跂

結繩去淳古文章被事業續紛南山竹牋賦困簡牒大賢乃獨樂逸軌誰復躡爛然靈雷光四海俱燁燁



